

邓小平南方谈话两句话没见报

●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

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

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来源:《党史信息报》唐健文)

广东学校 拟厕所蹲位女比男多

一到课间休息,中小学校的厕所常常排起长队!为改变这一尴尬现象,昨日提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广东省青少年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新出台规定,学校在卫生间等设施的建设、配置和使用上,应当照顾未成年女学生的生理特点,女卫生间人均实际使用厕位数量应当多于男卫生间厕位数量。草案还明文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未成年人夜不归宿通宵上网、不得让其脱离监护单独居住。学校和教师不得张榜公布未成年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等。

(来源:广州日报 文远竹 任宣)

复旦大学 测试学生心理分寝室

开学快一个月了,复旦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07级学生吕海辰和新分配的寝室同学相处得很好,“我们都属于活跃型,生活习惯也接近,四个人经常同进同出。”而其他寝室,有的属于刻苦型,有的属于爱音乐型,总体来说都是性格相容、习惯相近。

班级辅导员程礼明说,产生这样的寝室组合,是参照了一份由复旦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提供的心理测评报告,报告依据学生在测评中反映出的“适应度”,给出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寝室分配方案。“以往给学生分寝室大多是随机的,由于学生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以及消费观念等都会有差异,因此难免会产生矛盾。由于寝室人际关系及寝室氛围对于大学生心理成长、学业发展及日常生活等方面均有着重要影响,学校希望在学生升入大二进行寝室再分配时能够有一套更科学、合理的方案。于是,复旦学院联合校心理学系及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开发出一套学生寝室分配测评系统。最后,94%的2007级本科生参与了此次评估。新学期开学前,所有2007级辅导员都收到了一份本专业寝室分配测评系统反馈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地给出了四人寝室的分配名单以及该寝室的“适应度”,甚至提供了寝室长的参考人选。从目前来看,学生们相处得不错。

但也有辅导员在考虑再三后没有采用这套方案。一名班级辅导员说,这个系统的确可能为学生创造一个适应他们的小环境,但他们终将毕业走向社会,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包括很多和自己个性不相容的人。她认为,学习与不同类型的人相处也是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来源:新闻晨报 张智丽)



“大师”项目明码标价 龙在全 摄

年轻干部成行贿人“投资对象”

25日,广州廉政研究基地在广州大学挂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苏志佳作报告。苏志佳指出,近年来“一把手”违纪违法案比例上升,31至45岁的年轻干部开始成为行贿人的“投资对象”。

苏志佳说,在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呈下降态势的情况下,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却在增多,特别是“一把手”案件所占的比例也属于上升的势头。此外,群体性作案的特点比较明显,窝案串案特别多。与

此同时,老百姓对政府反腐工作信心有所下降。调查显示,2003年市民的信心度为69.9%,到2007年则为68.5%。

报告指出,在被查处的64名局级干部中,三成存在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友谋利现象。如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窝案”,原主任将超过10亿元的大项目交给老同学,并为其“量身定做”准入门槛。值得关注的是,31至45岁成为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多发年龄段。苏志佳说,社会上一些不法

分子开始注重对年轻干部进行长期“感情投资”。另外,“权色交易”也比较严重。2003至2007年,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64名干部,相当一部分呈现出经济违纪违法和道德败坏相交织的现象。此外,中介审计机构“不中介”的现象也有发生。其中,爱群大酒店原财务经理杜志刚12年挪用公款460万元。在此期间,企业曾18次聘用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却都查不出问题。

(来源:信息时报 黎■芝 穗纪宣)

一家七口关节长瘤 割掉又长出来



张金基身上的怪瘤 庄小龙 摄

在广州市番禺区大坦沙西新村里,有三代同堂的老少共7人居住在此,数十年来,这家人都被怪病所折磨——从脖子至脚腕,只要是身上的关节部位,都随时会长出肿瘤,偶尔感觉刺痛。七人当中,每人身上至少有着四五颗。肿瘤大小不一,体积较大的重达10斤,直径超过10厘米。肿瘤也不会自然痊愈,切除后会重新长出。一家人寻遍广州各大小医院,此怪病原因却依然未明。

42岁的张金基是如今家中的第二代,他说,自己和两个女儿刚出生时都没有肿瘤,都是到4至7岁开始身体上下的各部位,只要是关节所在的地方皮肉开始慢慢地胀起,短至数月,长至两三年,肿瘤就会长成。

张金基的右膝盖上明显地肿起一块,“这是六七岁时长出来的。”他表示,到了34岁那年,背部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逐渐肿胀起来,过了两年后,便长成了一团巨大的肿瘤,直径接近15厘米,“就像背着一座小山的感觉。”弟弟张金耀的身上同样长着多颗大小不一的肿瘤。张金基的小女儿小仪今年17岁,从4岁起,肘关节和左右膝盖的两侧便生出肿瘤,至今依然伴随着她。她向记者表示,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其余三个姐弟,情况也是几乎一样。

整天背着一个硕大的肉瘤生活,总不是滋味,为此在2006年8月,张金基在番禺的一所大型医院进行了手

术。医生为他割下了背部的肿瘤,肿瘤重量约为10斤。由于需要连根切断而伤了背骨,张金基的左手从此不能高举过肩。“能够甩掉这个累赘,什么都是值得的。”张金基表示自己和家人曾经很乐观。

然而,手术完成还不到两个月,左背部的刀疤下再次逐渐地隆起。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切割掉的旧患两旁,这时竟同时生出了两个肿瘤——一个在脖子关节上,另一个在腋下!尤其是腋下的那个肿瘤,现在又逐渐长成了直径超过10厘米的一个“圆球”。他不无担心地说:“谁知道它还会不会继续长大啊。”

这种奇异的肿瘤并不会终日带来疼痛,但却如同风湿性疾病那样不时地隐隐作痛。张家一家人曾经走访番禺及广州市区的大小医院,然而,没有任何医生能够说出一个所以然。

(来源:广州日报 何道岚)

赌输七万 风水先生竟教女子挖母亲坟墓驱邪

重庆合川女子伍惠迷赌博连输7万,为“转运”求教风水大师,哪知运没转成,自己母亲的坟墓却被挖了个底朝天。今年8月28日,“风水大师”徐民友和徐天伦(均为化名),夜半挖掘伍惠亡母之坟找“驱邪”,被害者男友识破骗局并报案,两“大师”目前已被拘留。

女子输7万来查风水

二徐所开办的“风水XXXX院驻重庆办事处”在渝中区一间租用的民房内,8月17日,伍惠对徐天伦称,自己近段时间玩百家乐一口气输了7万多,想查查风水。徐暗自高兴,当即给她占卦,占出一个“损财卦”,称她家的风水有人破,可能坟上有人打了铁钉之类的金属物。徐开价一万才肯前去“破解”,伍认为价高而离开。

同日,徐天伦将徐民友叫来,合计之后,徐天伦打电话告诉伍惠:“我认识的一个风水大师徐民友可以帮你,

收费比我便宜。”伍惠立马约见徐民友,后者口里不住念叨着“咒语”,拿出一个装满水的碗比划了一会儿,告诉伍惠,他“照”到伍惠母亲坟中被人放了一根钉子。两位“大师”的说法这么一致,伍惠更加相信。

收3000元让人挖坟

8月28日下午,伍惠将两位“大师”接到合川,并将3000元钱交给了徐天伦。当晚9时,“大师”来到伍惠母亲坟墓前,徐民友装模作样地做完法事后就让人挖坟,几小时过去,但众人却怎么也没挖到所谓的“大师”所说的钉子,不愿再挖。徐民友此时心急如焚,由于伍家人总是用手电筒照着坟墓,徐民友无法将早已准备好的钉子丢进去,便多次称钉子挖出一瞬间怕见光,只能照瞎烛,可是在场众人并不理会。为分散伍家人的注意力,徐民友让伍家人跪到坟前作揖磕头,徐民友随即趁机抓住这一机会,将早已藏在

右脚袜子里,一根约20厘米长的钉子悄悄抖落进了坟坑。“我找到了!”徐民友马上得意洋洋地从坟里将钉子拿出,展示给大家看。

男友起疑叫来警察

两位自以为“大功告成”的“大师”正准备开溜,却被突如其来的警察逮了个正着。原来,伍惠的男友一直认为这两个风水先生有可能在使骗术,事先便叫来伍家侄子一起监督。做法事时,他们密切监视着“大师”的一举一动,后来终于发现徐民友右脚跟藏着一个硬东西。为了不打草惊蛇,男友叫侄子偷偷打了110报警。事后,伍惠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受骗了,后悔不已。

日前,记者从合川警方得知,二徐还有自己的网站,网站上,两位“徐大师”煞有介事地将一些所谓“风水”的项目进行了明码标价。

(来源:重庆商报 吴光亮 杨玲 邹欣 汤兴兰)

过生日 灭火枪射邻居

199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化学系的刘兵(化名),随着工作接连变动、经济状况缺乏改善,他渐感生存压力,再加上其他琐事的困扰,他开始怀疑周围的人。25日中午,这名38岁的化学专家过生日,当妈妈为他做好生日面条时,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灭火枪,对着正上楼的邻居的脸扳动了扳机。

当天,住在郑州四棉家属院某楼六层北户的牛爱国在五楼楼梯口看到邻居刘兵。“我当时以为他要下楼,就向一边躲,却发现他从背后拿出一个手枪一样的东西,对准我的脸就开枪,我啥也看不到。擦眼时,头又被打了几下。”牛爱国说。好在射入的干粉无毒,对眼睛伤害不大。但牛爱国的头部被锤出6个伤口,最大的伤口缝了5针。

赶到派出所的刘兵的妈妈胡老太太哭着说,刘兵精神有问题。在讯问室内的刘兵听到后,大声向民警更正:“我妈说错了,我精神没有一点问题。”刘兵的精神很好,讲话彬彬有礼。民警拿着那把刚刚射伤邻居的灭火枪,让刘兵确认。刘兵点点头:“是我的,我就是拿这个对着老牛的脸打的,他在我屋内的不知什么地方安装了好几个窃听器,天天打探我。他就是原来杭州某某公司派来杀我的间谍。”

郑州市精神病防治院心理科李平安主任介绍,长期的社会或生活压力容易造成“被害妄想或被控制妄想症”,在像刘兵这样的中年人身上发生的症状人群呈上升趋势。

(来源:郑州晚报 徐富盈)

遇真凶 蒙冤者出大牢

“原审被告李德田无罪”。25日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抚顺市第二监狱对蒙冤被判刑十二年的沈阳市个体货运业主李德田案作出再审判。法院自今年8月27日受理这一抗诉案后,仅用了20多天便审结了此案。而李德田则因此案被羁押了四年六个月零二十四天。

1999年11月26日,李德田因涉嫌主使伤害刘铁夫,被沈阳市公安局东陵分局抓捕。公安机关先后两次将李德田以伤害罪报检察院批捕,都被检察院以证据不足而退回。2000年5月,李德田被取保候审。2001年5月,公安机关解除了对李德田的取保候审。2004年3月22日,李德田被沈阳市东陵区检察院批捕。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8日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李德田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6年4月16日,李德田被关押在抚顺市第二监狱服刑。

李德田服刑后,便开始向驻监狱的检察机关申诉,称其是错案入狱。2006年12月的一天,李德田在狱中竟戏剧性地遇到了伤害刘铁夫的真凶之一魏忠民。虽然依此案判决,案件的主谋是李德田,魏忠民是受李德田指使的行凶者之一,可是两人并不相识。李遂将这一情况向辽宁省抚顺地区检察院反映。

从2007年6月份开始,抚顺地区检察院先后多次来到“刘铁夫伤害案”涉案人员被关押的沈阳第一监狱、沈阳第二监狱、沈阳监狱管理局医院,提审了刘建、赵春吉、高云龙、王世英等人。抚顺市河北地区检察院及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复核案件时发现,刘建、赵春吉、魏忠民否认了受李德田指使伤害刘铁夫的事实,原同案犯的供词和证言发生了重大变化,且变化的原因有一定的可信性。随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此案进行了复核,并于2008年8月27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刑事抗诉书。

(来源:法制日报 霍仕明 张国强)

老汉打死精神病儿 村民联名求轻判

陕西刘老汉打死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后只有一句解释:“实在没办法,不收拾他,他还会害人的。”事发后,当地200多村民联名请求对刘老汉从轻处罚。

用锄头打死亲生儿子

2008年6月8日,渭南市华县东阳乡拆头村,68岁的刘俊才在前往麦地的路上琢磨着一个问题:儿子刘秦京两天前刚刚被公安机关放回来,要是再伤害村里人咋办?要不自己上吊一了百了……不行,我不在了,他就更不安宁了。

事后,不识字的刘老汉在对公安机关的陈述中承认,他最后想到的办法

就是,要将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收拾一下。当天晚上,儿子不仅说要打他,还从地里拔些杂草熬成汤让家里人喝,并再次去敲村别人家的大门,又让全村人心惶惶。这让刘老汉更加不安了。

次日清晨7时许,趁儿子熟睡,刘老汉拿起锄头朝儿子头部打去,刘秦京挣扎倒地后,刘老汉又向他脖子砸了一下。随后,他赶紧叫来村干部说明情况。

200村民联名请求轻判

刘秦京今年40岁,已经有长达15年的精神病史,一犯病就暴打父母、妻子和村民。几年前,妻子不堪重负和刘秦京离婚,留下两个女儿。村里

也有十几位村民被刘秦京无故打伤。

今年3月9日,刘秦京早上起来后,冲进对门村民家里,用铁锨将邻居两兄弟打死。在公安机关将刘秦京收押的3个月里,村子里得到暂时安宁,“他一被放回来,我们又紧张起来了。”

当拆头村村民知道刘老汉亲手将儿子打死,200多村民联名写信,请求有关部门对刘俊才从轻处理。

庭审前法院曾反复论证

9月17日,刘俊才故意杀人一案在华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经过庭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昨日上午,华县人民法院刑事审

判庭庭长王兴民说,刘俊才杀子的动机是为了减少其对家庭和社区的危害,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大,况且,他本身就没有监护能力。在开庭前,法院就依据案情对本案的法律适用进行反复论证,考虑到群众的呼声和法律的平衡,最终按“义愤杀人”罪给被告人较轻的量刑,“这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文执法,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达到有机统一。”村民们说,杀死儿子后,刘老汉承受的压力很大。记者从拆头村村主任薛弟昆处了解到,刘秦京以前伤人,村上给垫付了很多钱,现在,村里能做并已经做的,就是为刘俊才申请了贫困户家庭。

(来源:华商报 卿荣波)